



總括千餘年  
風雅之業尋  
源溯派歷若  
指掌而所品  
左為確當是  
扈言詩數之  
鼻祖乎

答章秀才讀詩書

宋濂

濂曰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蘓子卿李少卿非作者  
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悽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  
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  
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  
詩道於是乎大成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是  
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  
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膺則法公幹  
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

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羹，充飴不綴，鹽醯而  
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為之首，三謝亦本予  
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倣景陽，而氣  
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縷，而乏雄渾之氣，較  
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  
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  
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為宗，詩之  
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  
之元嘉，則又有不逮焉者。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  
致頽靡不振。張子壽、蘓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  
為師，而廬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  
雲卿、宋少連亦欲躡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  
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法律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  
惟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  
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為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  
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蘓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  
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  
而侷有李太白、宗夙、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

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適。失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曆之際。錢卽遠。師沈宋。而留崔盧耿吉李輩。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為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俊逸。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百集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

艷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澁。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窳澁。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蔓。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况厠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臬天為法。歐陽永

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為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  
覃思精微。學益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為  
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徽之。盛公量之祖。唐物石延  
年之效。收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  
者。元祐之間。蘓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  
而諸作又廢矣。自其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  
或煨煉精而性情遠。大抵不出二家。觀於蘓門四學士。及  
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  
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為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

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  
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  
唐為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蕭頹。而音節促迫。則其變  
又極矣。由以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  
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  
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  
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惟深於比興者。乃能  
察知之爾。雖然。為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  
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何者。詩

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心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損益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復自成一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為初道學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閱視前古為無物。且揚言曰：曹劉孟杜蘓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為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音，可勝嘆哉。

與空同先生論詩書

何仲默

仲默天下俊茂，典故吉原別開，門戶故持議而不相下。然要之論詩，意象合離，二言實可謂十年，他詣矣。元美嘗稱李原雅，何原風斯言，詩之

敬奉華牘者，誦連日，初憮然若遺，既渙然若釋也。發迷徹蔽，愛助激成。空同子功德我者厚矣。僕自念離析以未，單處寡類，格人遜德，程缺元龜，去道符爽，是故述作靡式，而進退失步也。空同子曰：子必有諤之之許，夫空同子何有于僕也。然僕所自志者，何可弗一質之。追昔為詩，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鎮，而獨守尺寸。僕則欲富于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礙形迹。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愚也。近詩以盛唐為尚，宋人似蒼老而實

疎鹵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今詩僕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  
間入于宋僕固蹇拙薄劣何敢自列于古人空同方雄視  
數代之振古之作乃亦至此何也凡物有則弗及者及而  
退者與過者為均謂之不至譬之為詩僕則可謂弗及者  
若空同求之則過矣夫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是故乾  
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矣空同丙寅間詩為合江西  
以後詩為離譬之樂衆響赴會條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  
則難故絲竹之音要眇木革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  
棄要眇之聲何以窮極至妙感情飾聽也試取丙寅作叩  
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  
辭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鞞鐸耳空同賑清  
後響亮而明柔澹沉著含蓄典厚之義此詩家要旨大體  
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辭兼于諸義不設自具若閑緩寂  
寞以為柔澹重濁剌切以為沉著艱詰晦塞以為含蓄野  
裡轉積以為典厚豈惟繆于諸義亦併其俊語亮節悉失  
之矣鴻荒邈矣書契以來人文漸朗孔子斯為折中之聖  
自餘諸子悉成一家之言體物雜撰言辭各殊君子不例  
而同之也取其善焉已爾故曹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同

工各擅其時、並稱能言、何也。詞有高下、皆能擬議、以成其  
變化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後取、則既主曹劉、既陸矣。李  
杜即不得更登詩壇、何以謂千載獨步也。僕嘗謂詩又有  
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音屬、聯類而比物也。上考古聖之  
言、中徵秦漢、緒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易也。夫文靡于  
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止于韓、詩溺于陶、謝力振之、古  
詩之法亦止于謝、比空同嘗稱陸、謝僕叅詳其作、陸詩語  
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俱俳矣。未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  
也。故法同則語不必同矣。僕觀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

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之傳  
授之心也。後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終身弗解、相傳  
之意、背矣。今為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迹、  
以成神聖之功、徒叙其已陳、脩歸成文、稍離舊本、便自机  
裡、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即曹劉、即阮陸、即  
李杜、且何以益于道化也。佛有筏喻、言捨筏則達岸矣。達  
岸則捨筏矣。今空同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石可斷、又有  
趨代軼俗之見、自僕遊從、獲親作述、今且十年未矣、其高  
者不能外前人也。下焉者已踐近代矣。自創一堂、室開一



戶牖以傳不朽者非空同撰為誰也易大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德行成性存之道義之門是故可以通攝衆妙可以出萬有是故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夫聲以竅生色以質麗虛其竅不假聲矣實其質不假色矣苟實其竅虛其質而求之聲色之末則終于無有矣北風便異及復鄙說幸甚

語意剴切

上揚遂菴書

何景明

僕聞聖人哲士取人于衆愚明主顯相識賢于集毀夫狗同情則獨行見遺實多口則廉節被黜何也獨行者同情之所繆而廉節者衆口之所黜也昔匡章棄於通國而獲與于孟軻即墨污于左右而受封于威王孔子明公治之非罪晏嬰脫石父于繯綈是故衆愚之中聖哲之所必詳集毀之下明顯之所弗蔽也今有操獨行秉廉節而干衆愚負集毀若李夢陽者明公在上何可弗少加察而一援之也夫僕于陽非敢謂其無過也自崇而弗下人太任而

弗識時、多憤激之氣、之兼容之量、昧致柔之訓、犯必折之  
戒、此其過也。若其飾身好脩、矜名投義、見善必取、見惡必  
擊、不附炎門、不趨利徑、處遠懷不招、之恥、處近執莫麾之  
勇、在野有兔耳之武、在公著素絲之直、立志抗行、秉心陳  
力、咸可尚也。前與御史相迕、同黨交構、恃其貞介、不服文  
法、遭延、魚已固其自取、而尊達至為不悅、縉紳靡然、誹笑  
言官、亟詆於朝、法吏深鞠于獄、惟恐推之弗披、而辱之弗  
窘也。嗟哉、亦已甚矣。謂深懲以全之、乃底其壞、歷責以備  
之、實求其缺、謂其為高好勝、多事越位、不即攻之、將為患

害則陽之為害、弗猶愈于賣法成賄、汚行喪守、玩公詭避  
行私煽虐、甘心附媚、後志富勢者乎。凡此一切置之不問、  
而獨于陽而較焉、何也。大槩習于苟同、而畏異已、溺于混  
濁、而非獨清、便于相容、而憚弗群、務為蔽闇、而忌太白、故  
當事謂之橫、伐奸謂之訐、建樹謂之標、已振起謂之輕、事  
問民隱曰市名、而出位持國法曰寡情、而立威是以詭俗  
諧眾之人、相倚為譽、而直節獨行之士、疾之若讎。由此觀  
之、仕宦之徒、不貶損以就時、游滑以希世、何能免于今之  
人哉。明公在上、秉進退之權、司統均之任、獎拔廉直、沮抑

邪枉而陽為門下相知之士其困于人若此况門墻之外  
萬里之遠者乎夫讒言屢至慈母投杼浸漬之灌可解膠  
添僕于陽有肝膽之交聞于人言猶弗能無疑明公之門  
陽不敢徑達雖有鬱一何由少白然陽之事在江西者亦  
甚彰之匪有隱惡難見也僕尚究之衆議士民頗公學校  
之徒曰陽敦古宗禮志在澄清閭閻之下曰陽不為撫按  
官爾可使盜賊息權勢不害我也夫學校之徒陽之黨也  
其言不徵閭閻之下無之衆何以黨于陽哉今京師之士  
其弗知者則已流言傳訛昧形議影群猜共怒一吠百聲

持辯風起發言雷同矣聞有知者則亦恐異同于威要之  
吏以遺口舌之禍視為秦越隨其軒輊夫反同情以伸人  
格衆口以明物此其弗利也必矣孰肯舉弗利而為之哉  
昔孔融鸚薦乎弭衡汾陽解爵于李白揚登善俊閔才  
舒困昭昭人代矣今陽之文藻敦瞻才辯捷給誠二子之  
流匹而拘檢行止閑于禮義可以用世貴治二子弗若也  
乃窘辱摧靡卒無一為之地者僕甚傷之伏惟明公秉道  
服人積望鎮衆力可以移易範可以表正于陽少加援察  
采士民之議捐比附之論使邪枉無順遂之私庶直無不

容之嘆、非獨陽之幸也、國家斯文幸甚

上李西涯書

何景明

負直之文不  
憚於觸諱者

前伏聞明公體中不憚、竊見在閣、省食多事、形勞心憂、宜必至此、某再造門下、省間不得一望見顏色、退而抑鬱累日、又聞少康矣、甚喜慰、然疑又弗見出、昨乃見有引疾求退之疏、明公之識、非未進可窺、然竊以為未安也、近河南盜賊日益橫起、山東士卒、經年露暴、國有強禦、而獄有言官、野有屠戮、而朝方宴笑、廷議大繆、市令不行、勢急燔溺、獨恃明公拯救、尔未宜閉戶不聞、在家不知、迺復弃而引去、益非明公所以後身而急國家之難也、古之大臣、功成

事定然後避寵利持盈滿深思高舉保身完名是故保身  
完名者大臣之所以居成功處盛世也今明公貴重望深  
任利害而當毀譽欲以此時保身完名難矣昔成王在幼  
殷人動搖召公告老公旦非之明公亦宜惋時悲人畧疑  
忌之嫌捐顧愛之念覽召公之迹體公旦之心則天下國  
家幸甚或以內有掣制事無違逆覽不可之幾行必止之  
志然已晚矣若欲轉禍為福求成于壞則猶可及也夫同  
舟之人胡越一心見禍知畏覩患思防人之情也今內之  
用事有未然者私意蔽于內而利害之實不省忌諱容悅

者衆而剴切之言未至也誠措事為之勢陳禍患之形喻  
以同難之義導其共濟之美開誠以示獨任不却更執以  
不回之操斷以必至之勇若是而明公出焉不為不可也  
若必惡汚就潔見危圖全不惟缺天下之望亦不能免當  
時之議矣又或顧患依違少撓即屈則出處等耳亦敢望  
于明公也夫成美者納善感恩者報義故袁盎進說于申  
屠朱雲納忠于蕭望古之大臣欲有為者未必不有匡士  
弼贊義夫憊憊者也其在家五歲自期全命于蓬蒿之下  
過蒙明公收于廢棄之餘舉之下吏之列覩事激中既不

能明諍于朝、于明公左右、又無以增明益高、補遺而輔不  
逮、實甚恥焉、恐終有以負明公、敢忘其狂昧、布腸腹、惟明  
公采覽、無繆于古大臣出處之義。

上西涯相國書

崔銑

指陳時事、慷慨周悉、而中  
間、齊名對人才也、顛而能扶為忠、愛而能諫為敬、銑趙之賤士也、待罪待  
財、用兵民數、事以規、故處亦從、坐視時變、上未能訟言于君、次未能私告于師、是天下  
之大罪、顧思不敏、中實空然、知周行殆、何堪聽聞、銑是以  
憂深而醉思、劇而顛、徘徊門牆、進而屢却也、伏惟執事好  
士容污、若將弗及、寸才尺美、未嘗遺之、豈獨銑之弃乎、用  
是敢布腹心焉、今有人病羸而精竭、神憊獨面人耳、然嗜  
飲好內、未已、或告之曰、子之病也、危矣、將不起、必斥而弗

灑、有徑緯  
斟酌

信使其父兄子弟垂泣而告之必惧使國醫告之必洗然而淚下矣何則父兄子弟至戚也其言必不罔國醫識精也其言必可徵今天下之病深矣財殫而用加侈民疲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官肆貪而法廢事取具而實亡天下有十三省耳用兵者八朔方兵散玩而不力公私以供匱人材以利偷若再有嘯聚何兵以討邊或寇入兵馬之在內者留之恐邊輕遣之恐盜張堂廟之經營始大也雖然此見事耳銑耳不得聞口不敢言者又百此乎今九重及帷幄臣偶未之

思耳然惟執事能告之執事自輔先皇澤流而望尊先皇大漸執手流涕付以愛子權重而人服一也執事少秉清節逮貴愈堅相幾酌會為國著蔡行高而人信二也是故以戚則子以識則國醫故曰惟執事能告之也執事弼亮初政調和瑾虐釐弊庶午入告累矣然猶未旣天下之望也頃聞執事上疏忠懇而中繼聞請明農子不云乎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執事去之是也然亦有否夫事初主與成主者不同度而建功處平世與紛世者不合迹而毀績善始而不完其終猶魚始也竊窺執事者益歆以身示

徹云耳。夫告人之道三積以誠者要其信也。動以容者要其感也。示以利害者要其懼且聽也。文字奏章言者意弗盡而聽者情弗達。效固難獲矣。竊願執事時請面對。劄難而復易。善存而惡敗。帝王之軌。祖宗之典。誠于中而徵于容。因其明而通其曲。上英武冠世。深信而改度。然後天下可徐理也。若一二帷幄臣執事與共政矣。昔有三客登舟入艙。熟視之。世讐也。見為以刃接舟。及中流風二客駭而共圖之。卒濟。非前相怨之深。而後相克之力也。志誠在于生。故彼臣者亦願執事之善告之也。彼誠我聽。故亦可以

有助矣。又聞古之君子之事君也。知不售則曲勢以求成力。不施則廣謀而獲遂。夫君以為社稷也。吾為固之如磐石。誠以持。君悟舉完器而付之。而後臣之道不缺。不然使至如所謂無如之何者。君幸悟矣。濟也。竊意執事之計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材。行介而內信。學深而知政。藝精而適用。才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毋以科目拘其進。毋以浮偽溷其真。毋以麤率棄其直。毋以小瑕遺其長。毋以資格緩其為。使部薦其監。監薦其守。守令各薦其屬。抑倖治貪。厲恥表節。嚴其進。覈其偽。不惟得真才。亦可以正士習矣。自天子以至于士。未有不



須諍士者忠直謀畧者執事宜引以自輔使之懲慝盡其詔  
議不無裨也用上需繫民心財也蓄久者積為力者充食冗  
者耗費奢者窮賈誼曰一人作之十人食之必飢十人作之  
不能衣一人必寒今內廷之奉軍旅之共者可計乎南以水  
糞北以盜蕪其入歲幾何也財不足則民貧民貧則苦生苦  
生則心離心離則凡可以救死者何不為夫盜者擾始也擾  
之靡英雄因之而起是故亂自財始子曰節用而愛人周  
禮歲終計入以會王用官以工皆稽業而定既唐併廢官人  
皆可行也夫本強者能制弱枝備豫者能當卒變禁兵本也重

鎮備也兩京禁兵伍以納賂而缺操虞故事而舉治戎者  
循例猶以紕綺子將之一旦緩急此屬可伏乎當燎眉濡  
髮之時尚脩拱手徐行之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  
人勇于今尚安及後可恃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奏晉  
結民心精治士民守險廣儲俾可憑藉今議者曰出兵芳  
於邊兵未知計者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長習之斯  
熟太祖定中原江上率耳太宗伐比中出兵耳是故安危  
在所任倡者利鈍之係也夫政貴因時法先救弊凶蹇者  
必求助非深服其心能制其命者否也昔董闕于為趙守

守過深澗壁峭若墻下瞰百仞問曰嬰癡狂悖之人牛馬  
犬豕有誤入此者乎鄉人對曰魚有闕子曰使吾法猶澗  
也則人莫之敢犯胡不治故不可以弘治之政施之今也  
是烹一阿大夫則諛者遠而罰懲封一即墨大夫則諛  
者遠而功勸無別而緩非所以為政也愚生何足以知國  
事竊窺天下之勢不急救將不可為伏惟執事當國安危  
攸繫故敢俯伏門下稽首上書干冒台嚴不勝隕越之至  
謹伏斧待罪

與揆菴王僉事書

王惟楨

允寧本功名  
之士而其言  
亦用世之言

往奉翰劄歸即深臥岩扉人事都絕此昔人鑿坏之意非  
所通于世俗之情也自孔子不可與鳥獸同群而三閭寓  
言尤忌獨醒夫既已去國為山澤逸人矣併與其山澤游  
者絕則毋乃甚隘乎大江以南率高此節士有敝車羸馬  
毀冠穿履者鄉里爭傳羨之以為難能何者士富俗靡萬  
人流之一人持之斯一人勝萬人也大都尺寸之士度無  
他立抑情堅忍欲以釣奇自通方大士觀之則眇少甚矣  
公則江南稱正士才卿即今塌翅林垌天風與便當更冲

舉既不逐流幸勿矯元大過與競之尺寸者伍也頃者黠  
胡閻郊閔士大夫咸用為憂公固懷子牟之慮者計將安  
出且嘗委質為臣未得以江湖解也今有三人行賈渡江  
失舟所載俱沒一人者哭貨亡竟倚岸毀瘠而死一人掉  
頭不顧去復積著數歲貨既具仍賈四方遂贏利十倍稱  
大賈焉夫仕官之業猶賈也士之為彼二人哭者眾矣若  
此一人者鮮也公其為此一人者博采會同令他日仍游  
四方庶萬變可也且士非執德之難執德而弗固者之難  
彼局促若驢駒落莫若槁木不可望千里至一葉觀也僕聞

中人也閔中地瘠而俗樸即欲釣奇安所效之故僕卒為  
庸衆人無以奇見至所謂學大賈積著則又自慙亦似  
窶人子一物不具見四方客未嘗不汗沾衣也凡此事  
有難言悉托之喻惟首存勉圖焉開歲鴻順願聞報音瞻  
思區爾故且畧矣

其言憤激不  
諱深於憂國  
者矣

與浙江趙巡按書

王惟楨

頃聞使節抵越中，乃即值有海寇之警，其鞭策將領論刺  
勇怯悉當實不諱，若是則乃天子所以遣部使者意也。若  
部使者雷同不肯瀝腸論事，則黨與成于下，人主孤于上，  
耳目塞聰明蔽，暴骸累丘山而上不知，冤氣蒸雲霧而主  
不見，從此而天下之難起矣。僕甚為憂之。夫天下猶家也，  
家大人克家嚴矣，乃諸舍人連衡以詐家大人文之家計，  
損家大人廉知之，則必罪諸舍人，時家計已莫之，林徒令  
其家大人若耳。夫為人僕而詐其主，與為人臣而謾其君。

者則何以異焉。今海寇之來也，于越中既如此，于吳中又如彼此，人人所悉也。彼二三君者，乃倒心反舌，宣為謾語，期惑亂聽睹，此為身名謀則完矣。顧獨柰百姓之殘毀何？今公家財賦專倚東南，其在東南獨浙之杭嘉湖吳之蘇松五方乃居最耳。適遭創者，正生五方困敝，財賦不出，公家之用乏，百憂因之而作，非細故也。待者持寶器不謹，則怒而叱之，令加戒，人臣守封疆不謹，故與之文，其咎亦輕重不審之甚矣。僕觀今日封疆諸臣，獨王君思質可耳。其意氣憤發，足以激壯夫，其腹腸洞豁，足以親士卒，突至之

患，即不能一割後事之効，要之且半收也。昔王君在薊門，其時總戎何公者，亟稱之，以為萬人之能，何公之才，海內魚兩乃稱王君如此，意必王君實有之也。公見王君，直引大意，感動之，傳閱中生言，人臣之道，貴弗欺而已。王君本赤心，聞吾言，當瞿然失顧，愀然变色，蹶然起坐，躍馬伏劍，所向無前矣。語曰：風不激不鳴，士不激不成，此類是也。往公按雲南，會有沅江之變，公竟與定之。今按越，復坐寇擾，微公則孰為蕩平之哉？僕嘗譬公為大鑿倉，公為所至，輒解藥囊療病者，故曰倉公之門多痿痺，非其遭溝使然。

也。固身所當者。庶若此耳。不奉顏色。五步伏臘。有觸輒念。然即令得相面。所與談亦止此。其他岐塗離合之。惊人情。二毛之感。皆屬私况。不以聞足下。目前皇。極焚溺。為天子恤。蒸庶保東南。且不顧其家柰。何云交好哉。

復唐荆川司諫書

茅坤

所論亦不謬  
于作者之旨

先生之文。一切締情結。胎信河流中。之逆航矣。然恐不免

又之又力而矯之。或過者。嘗聞先生謂唐之韓愈。即漢之馬遷。宋之歐曾。即唐之韓愈。其初聞而疑之。又從而思之。其大較雖近。而其中之深入處。竊或以為稍有未盡。然者古來文章家氣軸所結。各自不同。譬如堪輿家所指龍法。均之縈折起伏。左迴右顧。前拱後繞。不致衝射。去斜斯合。龍法然。其末龍之祖。及其小大力量。當自有別竊。謂馬遷譬之秦中也。韓愈譬之劔閣也。而歐曾譬之金陵吳會也。

中間神授。迥自不同。有如古人所稱百二十二之異。而至  
於六經。則崑崙也。所謂祖龍是已。故愚竊謂今之有志於  
為文者。當本之六經。以求其祖龍。而至於馬遷。則龍之出  
逢。所謂大行華陰而之秦中者也。故其氣尚雄厚。其規制  
尚自宏遠。若遽因歐曾以為眼界。是猶入金陵而覽吳會。  
得其江山逶迤之麗。淺風稟土之便。不復思履轂函以窺  
秦中者已。大抵先生諸作。其旨不悖於六經。而其風調。則  
或不免限於江南之形勝者。故某不肖。妄自引斷為文。不  
必馬遷。不必韓愈。亦不必歐曾。得其神理。而隨吾所之。譬

提兵以擣中原。惟在乎形聲相度。緩急相接。得古人操符  
致用之略耳。而至於伏險出奇。各自有用。何必其盡同哉。  
不審高明以為何如。承過愛。敢據案對牘。卓々請教。不悉  
所言。

通篇前後兩  
意而借汲長  
孺霍悻陸為  
崇其意隱而  
詞諛然行文  
則法甚勝

與陸東湖太保論 國事書

茅坤

伏惟明公位在政府詩人所謂王室心膂爪牙之寄者也  
十餘年以來其所以彈壓奸邪表鎮國家入則贊決大議  
出則擁護善類其威名所嚮近自 官掖輦轂遠至夷虜  
推跣無間列侯貴人以及輿皂巖穴之賤並呼曰某 天  
子杜稷臣也海內外賢知之士彈冠濯纓於明公之門者  
肩且至矣卓而生與明公之州里鷄犬相屬其望風慕誼  
尤所汪切竊自曩歲遣謫時獲接顏色數年間其所以辱  
明公賜書而稍相酬和者僅一再至不敢進而與門下帷



幄之士相后先。明公抑嘗察而憐之否乎。詩不云乎。必有以也。頃者函牋入朝。適從粵州時。稍以區々尺寸。矢石之功。督府抗疏論列。僕自分孤蹇士也。初非敢遽望中朝之齒而錄之者。賴明公並二三知己。奮然軒願。為之訟言。而執政者亦重念。國家內外多故。方急介冑。按例引錄。此誠明公於樸出。魚求之中。而為厚知之接。所謂信陵君之於夷門。燕太子之於田光。不是過也。然則僕之感恩嚮風。啣誼無窮。雖其狷潔自好。敢不從明公深遊。頌吐其間。乎。竊惟明公之捍。國家他不暇論。即如叢故仇將軍奸。

狀一節言之。仇將軍內劫。

主上之寵。以外誘疆虜。擅威。

爽亂朝政。身沒之日。賴明公同一二執政。發其奸孽。暴其罪。

釁。

天子赫然震怒。戮其遺屍。榜之四裔。中外之人。懽然。

朝喧市躍。以為故將軍當得如是。此固今學士大夫之所。能言也。日史官。稗家之所及。錄而僕之愚。則獨謂此特其。外見者耳。明公之盛事。不在此。而在彼也。何者。漢有汲長。孺。淮南為之寢謀。故將軍以強幹之臣。而位肘腋。其鴛鴦。猛鷲。飄忽奮迅之氣。肆然橫恣。左右凌隸。中外甚至藉兵。飲馬於官掖之間。而自請得備宿衛。其所冀望非常。欲如。

董卓桓温故事者非一日矣。上賴天子威靈。下及公輩。方柄政府。故數年以來。其所躄地叱咤。使不絕虜。固不可測。而翱翔咨且。睥睨猶豫。卒莫敢竊發。已而飲鬱志憤。竟病瘍以死。由此言之。則其折已錮之奸。錯未形之患。隱然翼日月匡社稷。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非明公之事已乎。夫誅其身后之奸。順而易而欲奪其寵盛之逼。送而難明其共憤之罪。顯而易而欲摧其未發之禍。隱而難然。則今學士大夫之所言。而未必能知他日史官稗家之所傳。而未必及詳。甚至朝廷之上。亦有所不得論功而賞之者。寔

既多矣。愚故曰明公之盛事。不在此而在彼也。雖然。僕之所望於明公。則尤有進於是者。僕不敢論今日之事。姑以漢武皇帝之英風大略。數千百年來所不世出之主也。然在當時海內多故。神僊土木祠祀征伐之事。蓋已騷然矣。未幾而有江充巫蠱之變。國家之事。頽爛崩壞。幾不可收拾。當時執政。豈無深憂遠慮。為左右者乎。特漢皇以英風大略之資。而攬長駕遠馭之權於上。大小臣工。凜然莫敢自必其命。故當元朔<sup>元</sup>之間。國家雖多可憂之事。伏未形之患。卒之畏威養禍。以入於亂。已而輪臺之悔。則既晚矣。及

其末也。猶幸博陸侯。典位肘腋。天下尋亦晏然。得以享其擁昭之宣之治。而漢亦無恙。自今觀之。武皇帝臨崩之托。不以屬之文成五利諸所寵幸之人。平津武安諸所材辯。任事之臣。而特以屬之強毅木訥如博陸侯。彼亦得力忠義竭股肱。內而贊調帷幄。調攝寢衛。外而博求正士。分列政府。一切綱紀措置如善奕者。按局而畫形。遠近察虛實。分子布美。而尋以收勝。於其間此博陸侯之嶄然奮不顧身。長慮却顧。周旋所以獨謀於心。而不謀於人。謀於一。二肘腋之士。而不以謀於左右在庭之衆。所以建萬世

之業。而垂之無窮者。於今可想見也。嗚呼。亦雄矣。使武皇早為寵任。博陸侯輩亦得及巫蠱未作之前。移其所以擁昭之宣者。預為之備。則漢之大計。可以嘿然坐而收也。又何至顛躓踣頓。碎裂皇惑。如曩時乎。今日之事。大略與漢亦相表裏。而在朝諸臣。舍明公無敢他望。所謂博陸侯者。主上神聖。臣下莫及。萬世之事。固不可測也。明公為國家世臣。而十數年來。仰荷主上簡任。俯繫中外之望。特甚切也。明公將奮然引身日月之際。及今匡攝為彼博陸侯者。所不及乎。抑亦始為淳湛。特按局而畫形。遠近察虛實。而

分子布筭於其間如漢故事令其既壞而收之已乎其間  
利害之相權難易之相懸雖三尺童子逆知其必在此而  
不在彼者明公當籌之已熟慮之已審矣禹：魚假僕  
輩外庭之士、呶々然郵口而從諛者然而僕竊聞於心不  
敢以終隱也語曰士為知己者死言為知己者傾僕蹇陋  
無似人也竊幸遇明公信陵燕丹之知則后夷門田光而  
死於門下皆僕之事也曩既仰明公之擇國家於始者與  
漢汲長孺相左右則今日所以厚望明公收博陸戾之權  
而安享其全功者計或如此故不敢不竭心悉慮以獻於

左右伏惟明公憐其愚察其忠而特賜俯納焉幸甚幸甚

與馬孟河太史論史書

國家于史典誠  
多缺然即如君  
言耳目之所得  
寧不重其說乎  
怨未必遽足以  
鼓吹休明補苴  
殘失也

頃自轉官儀制還湖上時辱遣使札草草裁謝比至京隨  
部音甚喜已而復聞與館閣選復大喜若此者非為今人  
朋游宴好私其得一第一美官也蓋憤曾鞏不偶於時文  
矣而一旦遇歐陽子驚異之薦之天子又患故時多忌  
才兄獨與選知者必深他日當待詔承明之廬列為史官  
國家異日之史庶幾有助矣是以竊自欣躍忘寢食如是  
者累日故敢為書賀於左右然而兄為史官則史兄職也

區、獻納之勤、偶微有所聞、亦不敢不詳書於左右者、嘗聞古者天子之史、左則書動、右則書言、而又父子世繼其官、凡欲書而不得書、則父子爭死、其職以書、是以上而宮寢、燕息之微、下而政務得失之大、以至所貶損當世大人、皆得以法書、而及其里巷山澤之間、或有處士幽女之行、不得而聞知者、又歲有采風之官、以貢於天子、是以史官所書皆謂之實錄、而唐宋以來、蓋寢微矣、僕嘗讀歐陽公所上曆日疏、為歎傷憤、文之而本朝之史、僕不與聞、然嘗聞與館職者云、大略如故、閣老守溪王公所擬臯言是

也、信如是、則非惟天子、燕寢之微、不得與聞、以書如右之史、而其欲如宋日曆日書、臣寮奏議、朝廷裁置、與夫諸司供報之文、亦不可得、而必待易世之後、始以期月之間、遣官分曹、具書其事、由是言之、他日聖天子之鴻業、其所載者、詔令批答、名公鉅卿之嘉謨善行、其所托者、章奏墓表、諸文、而其秘密之義、或不得傳、或傳而訛、或時忠直之士、遭讒被黜、而屈抑不得顯、或避州僻邑、孝子弟、順孫貞婦、貧食而不能白之有司、或公卿之後、累至大官、反得以氣力冒請謚、銘以蓋先業、易世之後、所謂好毀名實、皆出

於群吠之餘而曲直是非之隱茫然無所參質。鈞攷而書之矣。苟非有志與才而又其身當史職者。嘿然求其曲直是非於中外雷同蚊負之間。而有以待於他日分曹而書之所不及。則國家何以為史以信後世也。吁甚可悲已。而今日之事。猶有一二可言者。天下茂材洽聞之士。不得與館閣之選。則已矣。苟得與非若唐宋朝領而又遷之。必二十三十年而後出待尚書。又間有仍兼翰林之職。則是終其身以史為官也。此或足稱古者世史一二遺意。愚故以為今日天下之有志於史者。不得如古者日侍天子之禁

中。供起居注。當自筮仕。即遍擇天下多聞直諒之士。與之交游。諮諏中外之間。務得夫朝廷之隱與公卿大夫賢否是非之實。四海九州街談巷議。民風野史之所可采。皆得以日屬月累。書而貯之。大較如史遷所稱。予於某善。故得聞云。予於某之子某之孫善。又予嘗過某處。見長老某某云云之類。必皆據其實書而藏之。以合記室。此則不信乎簡冊而信乎耳目。不獨任乎諸司之供報。而博咨乎天下之公議。他日所或可遺名山大壑之間。以備一代之史。此其說也。傳不云云乎。禮失而求之野。僕竊謂於今日之

史也亦然。近來士大夫間多不論及此，獨嘗聞某人意欲效漢班固百官表，以差當世賢士大夫得失，其所采各州縣志與百家誌銘，世衆褒積甚多，而未知果否。僕嘗欲私請覩之，適被罪斥，故不及。而或又云某多秘，不令人知。蓋孔子沒而後，左右明之徒相與述其春秋之旨以傳，史遷沒數十年之後，至其外孫楊惲，史記之文始稍二出也。不如是則其所刺指或當世權力不免於禍，彼誠取乎爾也。此其志沉而聞富，所可與私納共事者嗟乎！僕竊有志，而愧無其才，又不得為京朝官，與四方之賢者上下其議論，區區飲懣蓄憤，蓋亦已矣。間有故人為史官，欲與之言，又恐唾不當令如是狂妄，故抑鬱不以言。而迺今適兄為史官，能無如蘓長公之食不下咽也。而罄其腸胃，頌吐之乎。不勝惓惓，伏唯加察，而留意焉。幸甚。



與沈青霞塞上第二書

僕少附兄盛氣時數自喜願請纓北闕管兵萬里外不然當同拚檻引裾者流為直臣于時庶幾古之豪雋之士聲馳後世也已而兄從下寮中建言不韙出之塞上方其裹瘡痍攜妻子匍匐朔漠去死付九何其壯也僕不肖亦從卽署後處之粵南令與椎髮卉服之夷相紛拏不意仗節鬻烟中間從枹鼓之後稍立尺寸報之國家頗亦自謂魚負初約或可奮報知己也然不肖卒從罪廢近且徘徊丘壑間與抱巖之罪鳴候之禽相旦暮竊自憐嚮之翹然歿

綏斬袂之氣蓋已摧剝銷蝕譬之已寤之夢了無復能自  
言也已兄旅羈中聞清笳之音和交徵之曲讀離騷之文  
叅小雅之什得無冷然自恨熱然自失者乎士大夫從燕  
門未猶時之道兄魁岸自豪于今鞅之者甚且散客游之  
金食伏劍之士數欲托跡亭障間思得其當如陳湯傳介  
子輦以建萬世之業平時嗟乎南北相去數千里不知其  
果與否近得鳴劍集讀之篇中喑鳴叱咤間亦稍可按而  
覆矣傳曰素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于君父之怒怨  
而不誅可也豈得如右節俠之士所為若此主上春秋既  
高聖德日盛下明詔還逐臣其間事機遠近不可知願兄  
易慮降氣以俟之詩曰未見君子我心忉忉幸不以遠道  
之言置而不省也萬千耿耿不盡所云

上楊虞坡大司馬書

竊惟公之勲業道德古傳記所稱名世者也方公開鎮遼  
薊時僕嘗幸為吏河魏獲以簿書事公幕府不幸未幾坐  
他訛擊而去之亦僅以簿書事公幕府而杳不及從公遊  
出入亭障擘畫——山川以覩公吐掘胸中之奇者歸未乎  
林谷已匝八年公之出將入相固已兼漢之博陸侯唐之  
汾陽王而身有之今之海內兒童牧豎田夫里婺魚不識  
記公之名民勲爵而指呼曰大司馬楊公當代一人也雖  
異世之士及觀公鼎彝所銘竹帛所載猶當讀其書想見

其人願為之執鞭為而況于僕嘗廁下吏之末者顧偃臥  
于薜蘿之深巖穴之幽而不復為片楮隻字以布殷勤者  
何哉蓋亦有說君子之得志也為雲翔為景從其跡既薄  
日月之末不敢不附世之名公巨卿思以顯其道而聲其  
施矣君子而遭讒坐訕也為離羣為孑行其身塗泥之  
際不敢不共世之迷陽卻曲者思以逃乎虛而匿其名矣  
近得友人潯陽吏部白石司馬書並稱公嘗與品詮天下  
之士往、齒及不肖且許其可少備緩急而策使之者竊  
自慙嗚蜥之末無因而致虬龍之前也鷓鴣之羽魚因而

薄鷓鴣之側也豈公于曩之簿書所報而過與之乎抑亦  
于簿書所報之外間或未其宦轍所嚮稍及尺寸之布者  
乎僕自慙于兩者皆不足以摹畫于公所注記者也不然  
公之好士之聲滿天下公蓋好真龍而人或以畫龍者聞  
于公也雖然公既下憐僕、雖廢不敢不以所林瞻而登  
仰者畫一而陳之左右矣近代以來勲名之士所為聞世  
者有二其以弼亮正直聞者則多潔白之譽詩之所詠素  
絲羔羊是也之人也則可以之表帥百僚而不可以之馳  
驟疆場之險其以凋儻奇偉聞者則多嫖姚之氣詩之所

詠武夫虎臣是也之人也則可以之節鉞邊徼而不可以之  
樞機宮掖之近無他天之生才不兩能而風氣之在人亦  
各習其近而能之也惟公則不然方其外也一按節而臨  
鎮則漁陽上谷雲中上黨之間旃裘之虜為之徙幕而避  
及其內也則彈壓中朝坐鎮國家雖席勢怙寵之貴猶為  
之屏跡歛翮而不敢出氣此于其間非可以口舌爭非可  
以形力攫雖公亦自有所不能知者傳不云乎雖與日月  
爭光可也僕故曰公蓋兼漢之博陸侯唐之郭汾陽而身  
有之者也此非獨愚之言也天下之言也况存翁相公執

國以來獨共公相與出入帷議以政體歸六部以公議付  
臺諫以邪正別士習數十年內外滌濫媮佚之弊一朝而  
甄去之聞都市之間士大夫澣衣濯冠至不敢持刺而庭  
謁於乎盛矣然公抑亦考醫之說乎病者內困于飲食外  
困于藥餌者之不察日晁然而閔且以死其越人倉公之  
至迺為之滌其腸而滌其胃當是時亦已遠矣然能無所  
以察其陰陽虛實而徐以收之者乎近聞兩都卿寺之間  
易置者半其以罪奪或繫或禡或絀秩者相望其餘百執  
事凜然惴怖疑懼不敢自必古之君子未嘗不願國家屏

諛抑邪然獨不願以黨名者何盖有所深憂乎其間耳僕嘗讀傳記至漢之元成宋之熙寧元祐之際其間君子小人之進退得失僕固未嘗不仰天而喜抑未嘗不撫膺而恤者此于其際僕所熟計而過慮而又不敢以指言之者也唯公以身繫天下之安危而亦心切天下之安危故僕之區區不敢不以尺寸之知而附聞于左右也伏唯我公留意焉幸甚

與河南吳巡撫論安民弭變書

王錫爵

多採據近科  
制策中刺語  
耳即余亦得  
之散帙恐或  
非元取筆

時方多故萬姓爰咨上持議論囂煩終乏及民之澤下實窮愁局踏略魚樂生之心工賈農商各失其策兵灾徭賦率土靡寧燕雲遼代中原之脊也鼙鼓一聞則三閔震動徐梁齊衛天下之腹也洪波蕩析而四顧無煙荆襄秦洛形勝之區也疆狼馮依而嘯聚相扇浙直閩廣財貨之藪也水旱殍在丘墟兼之宗藩之坐窟魚籌中澤之哀鳴尤慘舟車盡敝飛輓多艱杼柚既空枷鎖猶逼民已窮而事益不可息弊已極而法竟不可行餓莩原荒朱殷邊圉

蕭條閭里烽火閔河武衛陵夷卒伍驕怨內憂外棘百孔  
千瘡人事天心種々可駭然此有形之變勞人志士日夜  
籌畫經略不遺餘力矣而僕所為側身焦思亟々然憂者  
莫先于民害夫民害者何也歛重而民貧又貧墨在位恩  
不下流也夫民已困窮若無所賴而有司不之恤歛之不  
問貧者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  
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  
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絏則必有無辜暴死之  
屍此其為國家隱憂非細故也夫策勵良有司恤飢賑寒  
以安民心巡撫之責故僕敢以迫切之言聞之下執事者  
昔者杞人之憂天墜其見雖迂或者亦未可盡廢也





